



麦克米伦回忆录

3

时来运转

商务印书馆

麦克米伦回忆录

<三>

时来运转

1945—1955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

张理京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Harold Macmillan
TIDES OF FORTUNE
1945—1955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9

麦克米伦回忆录

〈三〉

时来运转

1945—1955 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张理京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 印张 503 千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800 册

统一书号：8017·276 定价：1.95 元

目 录

序.....	1
--------	---

第一篇 在职的最后几个月(1945年)

第一章 使命的终结.....	13
第二章 1945年大选	31

第二篇 在野党(1945—1951年)

第三章 议会人物志.....	47
第四章 工党的胜利和挫折.....	76
第五章 俄国的侵略.....	105
第六章 苏伊士以东.....	140
第七章 欧洲委员会.....	151
第八章 欧洲：联邦还是邦联.....	182
第九章 从帝国到联邦.....	220
第十章 保守党的复兴.....	266
第十一章 工党政府衰替史.....	302
第十二章 1951年大选	334

第三篇 再任公职(1951—1955年)

第十三章 造房.....	351
第十四章 在阵痛中的欧洲.....	433
第十五章 伟大的下院议员.....	456

第十六章 和平缔造者丘吉尔.....	485
第十七章 核阴影.....	530
第十八章 第一次最高级会议.....	552
第十九章 纷争的种子.....	598
第二十章 一项新的使命.....	653
附录(一)、(二)、(三).....	664

序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一般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终了。远东战役尚待结束，而且虽然英国对日作战的兵力殊非等闲，但在我军眼中，绝大部分作战负担已落在美国盟军身上。当时无从知悉战争会在短短几个月内结束，更不可能料到会由于首次使用新的原子武器而加速其告终。关于这种新武器，即使是极其含糊的传说，当时我们也只有极少数人听到过。在搞出这种可怕的发明上，西方盟国侥幸万分地抢在德国人的前面。

一直如此长期地和专心一致地埋头于战时日常工作的绝大多数全国男女同胞，在那年春日的一片欢乐之中，很难料想和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无论在海外或在国内，几乎所有男女老少都被吸收到战争机构中去工作，其动员程度非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甚至在一向自夸效率高的德国，也决不能达到像英国那样的规模，来动员这么多男女的力量。因此除了少数人外，我们的目光都如此局限在眼前的事物上，以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心情去瞻望远景。然而即使在战争年代里，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些突出的问题已开始露头。当胜利来临，我们可有略多思考的机会时，这些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

人类为德国侵略和暴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直到今日也难以想象。光是在欧洲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战士死去，而平民的死亡则达二千九百五十万这样一个骇人的数字，其中包括六百万犹太人，^{xii}占欧洲犹太人总数三分之二。此外尚有七百万男女老幼被奴役而受尽折磨。远东战场也同样有人力物力的损失，破坏遍及各地，

野蛮暴行惨不忍闻。这种仇恶和忿恨的鸿沟看来似乎很难弥合，然而，仅隔几年，昔日仇敌间的这种痛苦记忆已消融在比这更大的恐惧之中。共同危险这一纽带使他们结成了新的同盟关系。

同时国内也有许多可忧之事。大选显然是不能再拖下去了，而不管大选后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保守党的或工党的或联合政府——经济和财政的前景都是可怕的。除了维持残废和孤儿寡妇的费用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负担一直很重的养老金支出之外，我们还有新的债务和重税的负担。此外，英国独力抵挡希特勒进攻时所付出的巨大费用，显然意味着又要牺牲它的大部分国外投资。一面是内债——尽管它会破坏现存社会秩序，我国人民能够承担，也乐于承担，一面是严重的国外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有形的或无形的出口，海外投资所得的收入又被剥夺，英国经济只是仗着租借法案才幸免于破产。现在有什么能代替租借法案呢？假如竟然有一笔慷慨的美国贷款来周济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也只是暂时减轻痛苦，过了头几年之后，反而增加付息还本的负担。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英国的工业曾经被无情地弄成适应于战时生产，而令人痛心地不管牺牲多少出口贸易，并且往往采取独断专行的方法。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结果已经证明，我们的情况比我们的盟国和敌国都要糟糕。美国生产的巨大规模把他们的产量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已能轻而易举地把民用需要和一切军需结合起来。德国——其后是日本——的工业装备大都被毁，但不久在他们先前敌国的帮助下，眼看着大部工业又重建起来。这样，他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需任何防务开支，又有现代化新工厂，战败国经过头几年的困难和混乱之后，便能在世界市场上与战胜国相抗衡了。

同时，第一次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显然加速了。甚至对那些

在战争后期拟订所谓“重建”计划的人来说，变革速率也超过了他们自信的预料。劳合·乔治在1918年许下“给英雄们安家”这一竞选诺言未能兑现。尽管那些对这一诺言的命运记忆犹新的人对前途持某种怀疑态度，然而人们仍都抱有一种希望，认为和平无论如何会带来进步，尽管可能出现各种困难和艰险。按照贝弗里奇计划，并靠社会主义经济或半社会主义经济支持的新乌托邦的前景，已经开始使一大部分平民和军人心向神往。其后不免有失望和迟误。然而怪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场社会革命，在经过一些犹豫和挫折之后，却注定要在前后几任保守党政府手里获得最大成就。所谓“富裕社会”这个口号，随批评者的兴趣和偏见，被当作一种恭维、诋毁或嫉妒的口号。

这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也随之带来不少问题，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但如今批评它的人，很少能认识到或记住当时它所克服的条件是多么严峻，并且往往是多么原始。

回想战后所面临的局势时，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到，这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社会的社会因第一次大战而引起的某种程度的部分解体过程，必然因第二次大战而大为加剧和加速。对财产和日常收入的高额税率，再加之所有人的习惯和愿望都已改变，这必然使城乡的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这些改变将影响到我们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同时，第二次大战也像第一次大战那样，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步前进，特别是在专门技术方面。战争的迫切需要使许多研究工作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金钱，其规模不是和平时期的预算所能吃得消的。这是一个可悲的真实情况。在空气动力学和许多其他科学方面，进展特别迅速。即使今日，在西方各国和俄国，很大部分科学研究工作都得归入防务名义之下。如所周知，英国工业面临着调整和现代化的巨大任务。它的成功表现在出口方面已经

取得巨大增长。它的失败或许是由于强烈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特别是由于过时的种种限制和规章制度。但是，正如我们所预见的，我们高于一切的需要是，要靠有形的和无形的出口来赚得足够的钱，以支付我们的进口，并借以维持海外投资，而这海外投资虽会使支付平衡产生令人不安的压力，却是维持和发展岛国力量的一个传统的而且实际上是最唯一的方法。

处在这么多的不定因素之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国防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前途如何。在大战的较后阶段，我有时常和一些所接触的高级军官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三军的相对作用如何，就是我们谈论和辩论的问题。我们深知，人口众多和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和俄国双方的力量，已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也很显然，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转变中，飞机的发展成为另一重要因素。当海洋曾是唯一交通途径之时，土地小的海运国家居于领先地位。飞机很快成为交通工具，并产生了大陆强国。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由于斗争中的领导权开始从我们手中转移出去，世界力量平衡已明显地起了变化。同样明显的是，旧的帝国和殖民体系虽曾在两次大战中一直坚持下来，现在也必须发生根本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

^{xv} 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场，标志了不列颠帝国英雄时代的终结。虽然，在非洲，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远东，大批军队在英国人指挥下集结和作战。这些部队中不仅有出生于或祖先为英国和欧洲人的兵员，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等地的人，而且还有遍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殖民地的土著^①。然而我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演了几个世纪的一出戏的最后一幕，尽管还是光辉灿烂的。尽管有丘吉尔本人强有力的手腕，在联合政府时已经和印度领袖们

① 参阅本回忆录第二卷《战争风暴》，原书第170页。

进行了商谈，但从商谈中已可明显看出他们将采取独立的重要步骤。印度带了头，其它殖民地也肯定要照办。甚至到了战争快结束时，虽然我们尚未预料旧体系的解体会来得那么快，但我们心里明白，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确的。

更有甚者，虽然我们希望东方战争及早结束，但英国的声望，而且实际上是所有欧洲人的声望，已由于日军轻而易举地席卷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这一广大地区而大为下降。不幸的是，日军征服这些地区时，竟发生了英国军队前所未有的并且是大规模的投降。当时我们一有时间便多次谈论这些地区的前途。我们没有一个人还乐观地相信旧体系仍能原样不变地保存下来。即使我们不能明显看出事件的进程，我们也知道，它决不会还是老样子了。这种剧变太不寻常又太深邃，不能看作是一个插曲。

尽管英国出于最高尚的动机和最良好的意愿，准备把它的殖民和帝国的历史长河引向一条新的渠道，但无论在战时和战后，它总受到国内的自我批评和国外的诽谤。来自我们朋友和盟国的攻击也并非最留情的。美国人错误地拿他们自己的独立斗争来作比拟，出于无知和偏见，不能理解英国的意图和目的。与之相反，当英帝国的转变过程在进行之际（有人会说这转变太突然了，但无论如何它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帝国却正以惊人的步伐向各个方面扩张，一部分以直接吞并的方式，一部分是把各个毗邻的共产党国家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当西方国家正迅速复员他们的部队时，在亚洲和中欧、东欧，苏联军队却巩固和扩展他们所占的地盘。

欧洲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德国被摧毁了——没有政府、军队、工业或财政机构，内部互相责怨并为举世所深恶痛绝。法国刚刚解放，政治和经济前途渺茫，工业被破坏或卷走，很多人力被遣送到德国去，财政混乱。意大利，遭受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蠹行与灾难之后，有将近两年成为残酷战争的战场。比利时和荷兰不久

前才从征服者的残酷勒索下解放出来。欧洲一蹶不振，遍体鳞伤，鲜血流淌。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难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旧的——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欧洲呢？根据战争年代的回忆，我知道，只有依靠长期的持续不断的美国援助才能使欧洲复苏。至于这种援助能够慷慨到什么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见分晓。同时，共产主义的阴影正开始降临所有这些国家，甚至包括西欧。

西欧的复兴很多方面要归功于几个美国伟大人物的先见之明，虽然其后许多有关的国家并不十分热心承认他们领受过这番恩情。然而，世事多乖，让俄国统治中欧和东欧的一大部分国家，美国的错误战略却应负其责。如果当时能让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执行他向丘吉尔提出的那些计划（而丘吉尔也曾向罗斯福坚决要求执行这些计划^①），那么斯大林及其军队在中、东欧的优势地位是可以阻挡和挫败的。因为如果不^{xvii}在法国南部作不必要的登陆（此举严重削弱了亚历山大的军队，而对该战场的胜负并不起相应的作用），如果美国人接受这个计划，迅即调军队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去占领维也纳，并确保今日共产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世界历史就会改观，因战争末年的事态发展而大受挫伤的西欧元气和力量，也许会有相应的充实。可惜时至今日，这一切说起来只不过是空自叹息而已。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我有几个月为这个重大问题伤脑筋。俄国要干什么？它受什么动机支配？这是六十四美元的问题。^②自然，我觉察到丘吉尔有预感。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他就看穿了。^③他认识到德国力量摧毁后，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新的苏联威

① 《战争风暴》第十八章。

② 美国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悬奖要儿童回答问题，六十四美元为最高奖，这里意指最重大的问题。——译注

③ 见本回忆录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14页。

胁。在他眼里，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代替纳粹这个敌人。^①但美国人仍然怀着伙伴和亲善友好的心情；在重大的决策中，英国的影响已经开始下降。我没有忘记，我们在几个月前把希腊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时，美国人是悻然勉强同意的。^②当盟军还在波河和莱因河一线时，由于俄国军队的迅速推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前途几乎没有希望，甚至奥地利也岌岌可危。南斯拉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最强有力和最有效的共产主义领袖的控制之下。我们当时不曾想到铁托的坚强性格会导致他最后脱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莫斯科的主宰而宣告独立。当时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南斯拉夫民族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表现，这种扩张已经令人不安，甚至成为一种威胁。

在战争的末后几个月，丘吉尔因罗斯福无视于新的危险而日益焦虑。但是，这位总统和他的顾问一样，除了对德国作战外，很少想到别的事情。而且，罗斯福迫切要表明他并没有和英国盟友“结帮”（杜鲁门至少在起初也采取这种态度），他似乎准备抛弃同丘吉尔的长期交情，以赢得斯大林的微笑。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位又瘦又弱的总统，不能应付面临巨大问题，丘吉尔则感到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在他回国向下院保证他相信俄国能履行对波兰的诺言时，说这番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是，俄国的诺言马上显出有点靠不住，波兰的命运注定使人第一次幻想破灭，终于导致大同盟的破裂。然而在雅尔塔，斯大林表现友好姿态，对战后问题总的态度似乎是欢迎和希望维持英美苏的紧密合作的。当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军队占领整个东德，柏林已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下。但这一切都是按早先的协定办事的。这些在极不相同的情况下商定的不幸的协定，仍为英国和美国严格遵守，其结果却证明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胜利与悲剧》，伦敦，1954，第496页。

② 《战争风暴》，第二十一——二十三章。

是可悲的。

在卡索塔盟军总部时，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我们上级之间的意志冲突，我们意识到英国外交影响即使在丘吉尔的坚强领导下，也已在普遍下降了。日趋衰老的罗斯福，部分是出于软弱，部分是出于自负，竟以为他能使钢人（指斯大林——译者）听从他。俄国政治家是不能用甜言蜜语劝哄的，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可以在坦率和摆事实的基础上同他们打交道。在雅尔塔的决定中，尽管他们作了小小的让步，我们已经看到这里面蕴含着对波兰的可怕打击。我们不能指望俄国会遵守协议的文字和精神。我同在意大利作战的波军司令安德斯将军会谈多次后，使我相信，抱任何较多的希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① 因此第二次大战后主导世界政治的东西方冲突显然要开始了。这种分歧仍然阻止对德和约的签订。它阻碍和破坏了联合国的工作，而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商谈则在1945年春就着手进行了。本拟作为世界各国一种内阁的安理会（以联合国大会作为一种谘询议会）变得软弱无能。意识形态的分歧使世界秩序这整个概念成为空谈。它甚至还把仍然分割的德国以及人口大于西欧和美国之和的中国排斥在外，不让他们成为联合国组织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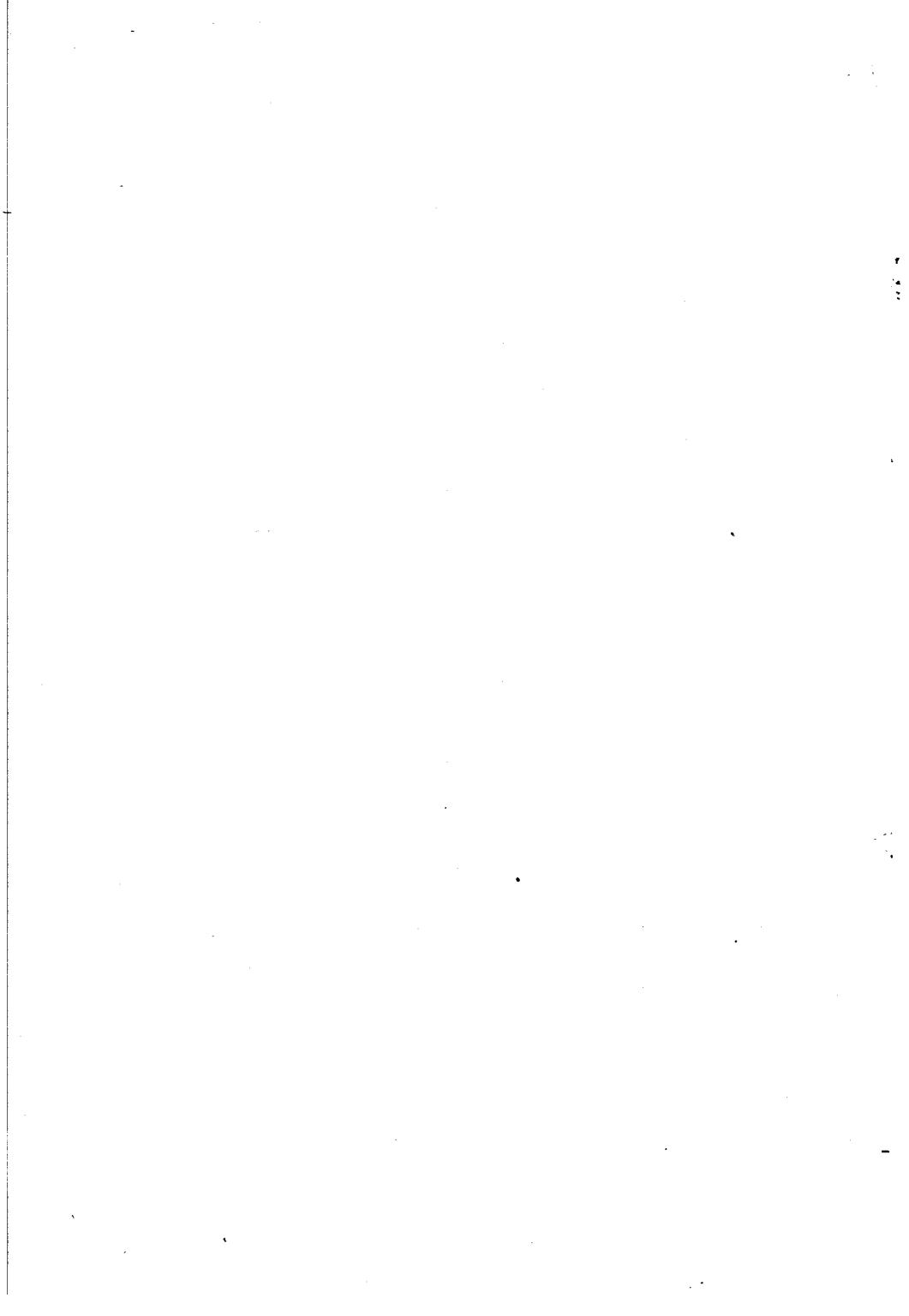
战争结束时，这些困难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只是隐约感到有危险。但我们由于对亚历山大那个雄心勃勃、富于想像力的计划不得实施而感到痛心，所以对这些危险也许有更多的体会。我从丘吉尔亲口所讲的话知道他对此感到惋惜和不安。让俄国力量扩张到西方如此之远，让德国分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如果说美国人要对此负一定责任的话，那么他们以其可嘉的坚韧精神和理想主义所做的不少事情，却足以弥补这一可悲的错误。

① 《战争风暴》第496、497、694—696页。

供养海外大军、外交上的支持、负起世代美国人前所未知的条约义务，所有这一切，都在以后几年里被美国人慷慨接受并严格执行。根据我在地中海战役中的经验，我欣幸英美合作的全面和真诚。别的一切也许会靠不住，但这个合作总是能保持的。

在国内、帝国内乃至整个世界的这一切变化的种子，事实上是第一次大战后就播下的。如今在第二次大战后它们要开花结果了。如果说我在 1939 年已经预感到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些苗头，那么在 1940 年和其后的两年里，我们都为当时那个唯一的问题——争取生存的问题所缠绕而忘却其余一切了。尽管现代世界的困难那么大，如果没有英国成功地并且单独地抗击希特勒，不让他取得胜利，那困难将会更大。这一点并没有被那些受我们抗击之惠的国家所经常记住。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当盟国已显然有胜利把握时（不管还得经过多久和多么艰苦的斗争），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途 ~~xx~~ 是黯淡而捉摸不定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国内和国际体系，那么第二次大战就摧毁了各国对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想法，而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强大。孤立主义在美国和英国都死去了。有些人相信，各国慑于生命和财产的可怕损失，可能会接受像有效的联合国制度这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如果这个不成，那么至少可以创立和维持大片地区国家的结盟。在大战结束时，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危险将出现在那里，虽然这仅仅像是透过玻璃模糊地看到的。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民族主义必将以一阵激情迸发出来。共产党人的压力将难以抵挡。我们自己人民对更丰富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将是同样坚决的。

如果说亚历山大和我在德国投降后没有机会松一口气，那么我们至少免于尝受那种在巨大而激烈的斗争后所常有的心神索然之感。大风暴过去了。但在意大利前线乌云密布，预告将有新的危险。我们现在得要对付。



第一篇 在职的最后几个月

(1945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